

故乡曾经的刹那惊鸿(上)

□ 杜丽华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牌坊》中写道:童年的家乡有很多牌坊。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斜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家乡里有让人仰望的石质牌坊,也有跟着让人抬头看,把步子踏得散散的潘木工,有年轻的小石匠,也有年轻的女教师。余先生就是从那个留有很多无字牌坊的乡村走出。每每读到此,我就想起二十多年前我走出的那个乡村,实际上至今仍生活在它半径50公里范围之内,算是还在它绵柔的臂弯里。

通往村子的路如一条窄窄的飘带,漂浮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上。郭村,便是系在飘带上的云朵,丰盈,安静。它是中国行政地图上几十个乡村中的一座,像一位很平凡不出色甚至很拙朴的母亲,但就是那样不遗余力地硬生生拉扯着她的孩子。

长街

村子很大,有八个生产小队,千余名村民;村北有具城通往五里庄的长五线公路,村南有小丹河蜿蜒而过;麻池有五六处,繁衍生息很多年,很宽很深,也很慈悲,从未吞噬过一个村民;有着十五六座庙宇;两条东西平行千米的街道,有着十足的仪式感和归宿感,站在街上,乡村的风呼啦啦吹过,陈年旧事随着气息而来;气派的公社大院,闹得壮观的十几间供销社,是方圆十里八村独有的名片。每逢公社有什么重要活动,柳树、前后西常、东庄、范家庄、崇仁等村的村民就会蜂拥而来,不避偏远,不畏风雨。

父辈人眼里,这是一个很让人为它骄傲,但又很低调内敛的乡村。

村里有主街和杜家街,巷子很多,从一个巷子总可以绕到另一条巷子去,阡陌纵横,鸡犬相闻。长约二里地的主街,贯穿村子东西。街面谈不上整齐,但还算宽阔,两架马车并驾齐驱毫无问题。父辈人讲,主街的十字往东延伸数百米,在当年南北两侧全是黑黢黢的折板门店,各种店面林立,有盐店、铁匠铺、理发店、布匹店、马店、磨粉坊、馒头房等等。也有运送盐巴的骆驼队按着夜色来到这里,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惊醒了冷清的卵石街巷。

很多年前,主街上的店铺,迎朝阳,送日落。清晨,各家店铺卸了门板,邻里间打着招呼,说着吉祥话语,开始一天的营生;夕阳落下,放下一身的疲倦,装上折板门,握

一盏豆灯的温暖回后屋歇息。周而复始。

另一条街则叫杜家街。街上有四合院、有做酒的酒坊、磨粉的粉坊。每逢村子上有婚嫁嫁娶的人家,迎亲或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着,必要经过主街和杜家街。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或满街的悲伤,或满街的喜庆。春秋岁月,生命更迭,村民的生或死,几乎都攒足所有乡民的目光,戚戚然或欣欣然在这两条街上走上一遭。

我们家祖上便住在杜家街。祖母不到四十岁时,祖父就因病离世,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父亲兄妹五人,大姐出嫁,大伯娶妻单过,那一年父亲也仅十几岁。祖父在世时,极喜欢父亲为人踏实厚道,生命弥留之际,一双无力的手紧紧拉着祖母的手一直不丢,泪花地反复嘱托祖母,受苦受难也要把孩子托养成人。祖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裹着三寸小脚,围着锅台、田地、子女转,艰难支撑着一家的岁月江山,把我父亲、我的叔叔拉扯大。父亲在十八岁的时候参军入伍,复员后到了市里国营单位工作。

祖母精打细算,有时烧煤灶的钱也没有。心性乖巧的父亲留意到家境富裕的一户姓杜的人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黎明院外倒煤灰,于是弟弟妹妹还在睡梦中时,他就睡眼朦胧地一个人出了门,跑到那家的煤灰堆上,伸出小手一扒拉一扒拉,捡起一块块炭灰,宝贝似的放在箩筐里;当别人家的牲口在拴口大院被牵出去田里干活时,父亲就紧紧跟在牲口的后面,等牲口嚼嚼嚼拉下粪蛋蛋,走一路,跟一路,捡一路。父亲的童年盛满了饥肠辘辘和贫苦难耐,但他一边欣喜着社会的变革,一边咬着牙,挺着脊梁,纵是全身只剩下两腿泥,也要在泥土里重生。

主街上的供销社最令人神往。夕阳西下,三匹昂首嘶鸣的枣红色高头大马驾着套车,长着一脸膘肥的黧脸包公大叔坐在前头,扬着长鞭,“得得,得得,吁吁”,仿佛指挥着千军万马一样走进村子,然后拐进供销社大院。大叔、骏马、装满货物的套车都被一身金粉团团罩住,大街上散发着无比温柔的黄昏之花。

我莫名想着,那本《新华字典》这回一定进上新货了。再摸摸口袋里卖槐花籽的五毛八分钱,还是不够,惆怅比天空中的鸟鸣声还要稠密。那时并不是每一个村子都有供销社,只有大的村子抑或乡镇上才有一座。我们村当时是公社所在地,按照生活生产物资的不同用途,供销社建有“L”型十几间房屋,货物架上摆得满满当当。卖针织布匹针头线脑等物的五间,卖菜米油盐水果糖块等物的五

间,卖铁锹锄头犁铧煤油等物的五间。木框货架,砌砖基座,玻璃柜面的一米左右高的柜台,柜台里熟稔的酱醋茶味道、糖果瓜子味道,一鼻一鼻扑过来,真不想离开。无奈家中大人还在等着盐巴烧菜,只好咽一下口水,跺跺脚,拔腿离开。

人们在这里或买或换,或赊或购,很是方便。辉煌一时,繁荣一时。那时,我尤其羡慕站在柜台里的那些有着正式工作的售货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却能按时领到工资。他们悠闲地在柜台里拿着扇子扇风踱步,来来回回闲聊。他们职业与众不同,淳朴的乡亲更是高看他们一眼。乡亲在买东西的时候,收起粗嗓门大嗓门,远远地在柜台外就把笑容、把亲切的话语送上去……

卖针织布匹的女售货员多些,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傲慢也无端多了起来。有个打扮得特别时髦的女售货员,大波浪卷着她的双肩,一漾一漾的。她横竖不把乡亲放在眼里,总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这辈子的跟村里的人们都不会有爱情。但村上的后生们还是瞅了空儿就去望她一眼,心心念念的那种。她有着如花娇艳般的年龄,但她的爱情却是落寞的,所幸她遇到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土地悲悯,悲悯所有生命的不易,让善良的种子在它怀里生根发芽;岁月包容,包容人们的是是非非,宽容生命中的悔恨和不甘。

那天,一地的暖阳春光。供销社平日理应该早就摘下窗户外厚厚的铁皮挡板开始营业了,而这天非常意外,卖针织品的供销社迟迟未开门。不一会儿就听说供销社的人说,原来是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喝农药了……老人都摇头叹息,说到底有什么坎儿值得用命去偿还。后来才听说是因为女售货员深爱着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结婚了,越想越觉得活着没意思,黎明前就喝了农药。

平时木讷其不敢和女售货员正面打招呼的几个后生,二话不说,扒开人群,闯入供销社后院。他们借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拽了被褥,把她放到车厢里,匆匆向县城医院驶去,哪里顾得上家里人还在田里等她扶犁耕种,哪管平日她眼里的傲慢和不屑。医生说幸亏送的及时,不然可就没救了。醒过来的她,更觉羞愧万分,觉得欠下了我们村一个人情。不久,她调离了我们村供销社,不知去到何处。

如今,当我走过早已破落坍塌的供销社时,总能想起那个青春寂寞的女售货员,还有那些善良的村民。

防疫过年

□ 李建平

(一)

腊梅报春年味浓,新冠侵袭依然凶。过节人员流动大,防疫思想莫放松。但愿为了你我他,遵规守矩严控。期盼三阳开泰时,害世瘟魔一扫空。

(二)

自古春节团圆圆,辛丑脱俗不同前。为防疫情再反弹,倡导就地过新年。以资鼓励措施好,薪金福利成倍翻。身处异地可视频,家人亲情阻不断。社会各界齐支持,留岗人员心里安。

张永进的诗词

腊月二十五回故里有怀

炊烟袅袅伴夕照,鹅鸭鸣声满水塘。岸柳能知君此意,也学前辈贺新章。

蝶恋花·咏梅

已是寒风烈啸,唯我生香,蕊绽枝头笑。不与百花争竞闹,偏信使春来信。

年味

□ 陈岗

煮一壶大叶茶,乡思悠悠远在他乡,我似已嗅到儿时,那魂牵梦绕中猪头肉、炒饼的浓香那是家的味道

土灶的炊烟里,和着父亲的汗珠,母亲的柔肠还有,孩子们高兴的笑脸温馨,融化了冬的余寒

柴扉土墙,春联和灯笼,红彤彤的写下了祝福,充满着希望

噼里啪啦的鞭炮一地的欢腾将积攒的喜悦,喷薄而出打开了崭新的春光

把年味的记忆,装进行囊而此时的梦已在路上

高明霞诗二首

忆儿时过年

欣喜喜看雪花飘,瑞气凝香入小窗。鞭炮声声辞旧岁,红灯闪闪闹新春。孩童结伴偷糕点,姊妹相随随彩踪。哎奈一声惊梦醒,搔头白发荡心潮。

年味

隆冬少见雪花飘,瑞气迎门福字昭。灯映厨香人影静,风催鬓白月娇娇。稚童困困因糖乐,老朽悠悠对酒聊。侧耳钟声响起处,一阳初启荡春潮。

理发

□ 高喜文

飞鸟舞剪小农头,饰染沧桑剪却愁。镜窥青春新焕发,逢年莫负一风流。

刘建航的诗词

春日感怀

一段寒凉冬日道,星风凄凄雪霜留。沧桑几许归陈迹,岁月这般去未收。陡上心头春九九,翻回眼底菊三秋。方塘云影心犹恍,椿萱天光半亩幽。

鹧鸪天·吟雪

峻影城飞落漫空,飘摇宇域御寒隆。林收素艳披银树,山起皑皑翠玉龙。

铺北国,唤东风,碾埃洁野韵梅红。倾身并作无痕水,谁在花前记汝功?

沁园春·新年贺

岁月沧桑,气象乾坤,阔步未收。看华夏今日,勃兴龙种;乡关报捷,享誉寰球。抗疫前沿,炎黄现代,朝气昂扬扬奋筹。长城屹,复兴雄狮振,再竞风流。

宏猷,一页启头,美景绘,峥嵘势正筹。向小康迈进,全民共赴;扶贫决胜,各业同途。黎庶豪情,多娇奕奕,众志成城圆梦求。鸿基稳,九派潮腾激,浪更稠。



发鸣山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刘剑堂

难忘儿时除夕夜(外一篇)

□ 管淑平

前空阔的地方将爆竹整整齐齐地摆放好,然后远远地躲在门后,伸出举着柴火的小手小心翼翼地靠近爆竹的火眼,一颗爆竹被点燃,然后所有的爆竹一下子如夏日里的雨滴噼里啪啦地就被拉开了序幕。这时候的我们,通常是将带着火星的柴火圈在一边儿,然后用手捂着耳朵,脸上却洋溢着无比满足的笑容。

除夕夜中,最让我忘不了的还是那满满当当的一桌美味了。清蒸的鱼,外皮酥脆的烤鸭,细致而紧密的腊肉,黄胖胖的地瓜丸,几个憨憨糯米糕,还有那滚烫沸腾着火锅儿,一下子就能将我那颗小小的心的牢牢勾住。春节联欢晚会也是除夕夜中的一道别样的风景。饭后,一大家子,围坐在火盆边儿看春晚守岁,从八点开

是因为外面不停的鞭炮声,再则是桌边儿的那一盘盘糖果儿、花生米儿、小瓜子儿,更何况还有长辈们的压岁钱,于是,和大人们一同守岁。

爆竹声声,烟花阵阵,年味儿也就是从那时起,愈来愈热,变得更加充满了期待!

冬之况味

仄仄冷风吹,独立深冬里。我喜欢这样的深冬,不惊不扰,不疾不徐,像是一个长长的梦,朦胧、纯粹、如诗。

安静的氛围是冬日不改的模样。山是静悄悄的,水是静悄悄的,日子是静悄悄的,人也如同动物一样,变得缓慢,变得安静,就好像是一不小心步入了冬眠一样,连先前

除夕的夜晚,是伴着一种热闹的节奏开始的。首先,是孩子们手里的那一个个红红的灯笼,然后是家家户户连续不断的鞭炮声,紧跟而来的则是夜空中那一阵阵绚烂的烟花。

儿时的除夕夜,似乎总是这样,从喜庆中欢呼而来,又在喜庆中不知不觉地远去,但是,那些幸福和快乐的记忆却悄悄地被定格在了时间的刻度里。

在家乡,年夜饭还没开始之前,其实还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祭祀先祖。除了必要的蔬菜酒肉之外,像点香、烧纸钱、封印、送灯等环节都是不能免掉的。更细致之处,包括蜡烛怎么摆放,揖礼怎么施行也是颇有讲究的,但重要的还是一颗虔诚虔诚的心,凡事贵在心意,更何况是过年过节,因此不能马虎。

这天,大人们无疑是最忙碌的。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屋子,贴窗花、备年货……似乎很少能见到他们有闲下来的时间。到了晚上又要忙着挂彩灯和准备年夜饭。对了,除夕夜的饺子也是在这种忙碌中完成的,你发面来我制馅儿,你擀皮来我包饺,看起来的确比较忙碌,但是在这

红的炭火。不必说,三两知己,围炉畅谈,就单单是静坐在小小的屋子里,也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油然而生。

清清透透,这是冬骨子里流露出来的气息。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亦或者是静静的湖畔,远远的山边,都随着深冬的节拍慢慢地跟进,变化着节奏。趁着人们不注意,就悄悄地将容颜一换,变得简约和朴素了起来。在季节的推进中,城里的姑娘与小伙们也换上了一件件温暖而舒适的羽绒服,灿烂着,美丽着。

与之相比,深冬时节的草木就变得含蓄和低调得多了。树木的叶子已经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山是青青的,水是清清的。湖水虽然是清清的,但却曲杀了很多,远远地望去,边岸的土层和水草也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出来,俨然是从减肥的苦惱过程中一下子解脱了一样。

如果再下点小雪花,那么,应该是冬天最美妙的时候了。是的,有雪的冬天才称得上是冬天,倘若,冬夜里没有一两场纷飞的风雪,那么,应该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了。落雪的日子是美的,慵懒的猫,趴在窗台。住在屋